

光荣与梦想

1932—1972年 美国实录

第一册

〔美〕威廉·曼彻斯特著

商务印书馆

光 荣 与 梦 想

——1932—1972年美国实录

第 一 册

[美] 威廉·曼彻斯特著
广州外国语学院
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组译
朔望 董乐山 关在汉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8年·北京

William Manchester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
1932—1972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Toronto
1974

内部发行

光荣与梦想
——1932—1972 年美国实录
第一册
[美] 威廉·曼彻斯特著
广州外国语学院
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组译
朔望 董乐山 关在汉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2 印张 280 千字
1978 年 8 月第 1 版 197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430 定价: 1.3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威廉·曼彻斯特(1922年生),是美国记者兼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服役,负重伤,获紫心勋章。战后先后在《俄克拉何马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等报任采访记者。1959—1968年间任康涅狄格州韦斯莱扬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1967年获哈马舍尔德研究所文学奖金。他既写历史、传记,也写小说。主要著作有:《愤怒的城市》(1953年)、《季风的阴影》(1956年)、《洛克菲勒家史》(1959年)、《肯尼迪总统画像》(1962年)、《肯尼迪总统之死》(1967年)、《克虏伯的军火,1587—1968》(1968年)等。

《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一书是作者的最新著作,初版发行于1973年,很快就再版,畅销一时。

本书从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后一直写到1972年的水门事件,勾画了整整四十年间的美国历史,内容十分丰富。举凡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历届政府中统治集团的内讧和两党的勾心斗角,经济危机引起的严重社会动乱,以及工人、农场主、退伍军人和黑人的群众斗争,等等,都写得绘形绘色。对近四十年来美国人的精神风貌、社会时尚、各阶层的生活,一直到流行的衣饰发型、音乐电影、美语中的时髦词汇等,都有广泛的评述。书中还插入“美国人物画像”若干篇,是对当代美国某些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剪影。本书充分运用新闻报导的特写手法,根据大量的美国报刊资料和采访材料写成,对了解美国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内幕情况,提

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有参考价值。

全书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应运而起》,从1932年在经济大危机最严重的时刻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后写起,包括整个“新政”时期,一直写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部:《牺牲与变化》,从1941年珍珠港事变一直写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这是美国登上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宝座的十年。第三部:《种下恶根》,从1951年到1960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结束的十年时间,这时美国处在新的繁荣之下。第四部:《必得恶果》,包括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总统的任期,这是越南战争和国内人民运动高涨和社会动乱激化的年代。第五部:《尼克松终于上台》,从1969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写到水门事件。作者是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来观察近四十年的美国历史的。这五部分的划分,可以看作是作者对近四十年美国历史的发展和变化的一个粗略的分期。这基本上反映了美帝国主义爬出三十年代初经济大危机的“沟底”以来,如何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登上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宝座,然后又经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变故而急剧衰落的历史过程。书中通过大量事实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军事的矛盾和弱点及其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窘境,以及美国社会的离心离德、精神空虚和浮游无根的丑恶面貌。但作者不可能彻底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别是战后初期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野心和反动政策,甚至公然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攻击成“亚洲的灾难”,为美帝发动侵朝战争辩护。对美国的经济危机,一再用所谓消费不足的资产阶级观点来进行解释。对美国垄断财团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是讲得含混不清,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最后,作者流露出对美帝国主义的盛世荣光的怀念和对梦想消失的无限感慨,并为看不到美国今后的出路何在而感到徬徨。在全书结尾处写道:“在干预了国外冲突三分之一世纪之后,美国人民再次转而内向,

他们要在与世隔绝中寻求安慰，在孤立中寻求复兴。”这些话半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歌，半是开历史倒车的反动幻想。实际上今天仍然是苏美两霸在争夺世界霸权，美帝也极想重圆逝去的春梦。

本书采用史话体裁，结构不谨严，不少地方有过于冗杂和过分渲染低级趣味之处，也都值得引起读者注意。

原书所附的材料出处、参考书目过于琐细，均删去。原文中个别黄色下流之处，也略有删节。书后索引也略删减一些，索引中的页码为原书页码（印在本书切口一边）。

本书从《序幕》至第 21 章由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从第 22 章起至全书结束由本社翻译组翻译。

目 录

第 一 册

序幕：沟底.....	1
------------	---

第一部 应运而起

1932—1941 年

1. 最惨的一年	41
2. 罗斯福！	98
附：美国人物画像：埃莉诺	128
3. 万般激荡	132
4. 罗斯福和民意向背	176
附：美国人物画像：股票经纪人理查德·惠特尼	209
5. 保守派死灰复燃	214
6. 原始恐怖的阴影笼罩下	247
附：美国人物画像：诺曼·托马斯	294
7. 黑夜茫茫，光明在前	300
8. 战争边缘的美国	338

序 幕

3

沟 底

1932年那个山穷水尽的夏天，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①活象一座深陷敌围的欧洲小国京城似的。自从五月以来，大约有二万五千名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携家带口，身无分文，纷纷在市内的公园，垃圾堆积处，没主的货栈，歇业的铺子，拣个地方住下。他们时而上军操，时而唱战歌，有一回还由一位获得荣誉勋章的老兵率领，扛着褪色的布缝的国旗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游行，十万市民默默在两旁看着。不过，他们大部分时间只是在等待，在发愁。经济萧条已经几乎整整三年了，这些退伍军人是来请求政府救济，具体地说，就是要求立即发给“退伍军人补偿金”^②。这笔钱是1924年的《重订补偿法》规定要发的，但是得到1945年才到期；假如现在发，他们每人就可以拿到大约五百元^③。这些人，报刊的编辑在标题中叫做“补偿金大军”、“补偿金游行队”，他们自称为“补偿金远征军”^④。

“远征军”里边的人原是希望国会采取措施的，可是希望落空了。于是他们便向胡佛总统呼吁，恳求他接见由他们的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不料总统传下话来，说太忙了，不能见，接着便把自己跟市区隔绝。总统原定要去参议院的，现在改变了计划；白宫的

① 1880年，美国国会决定，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划出一块地区，作为首都所在地，称为哥伦比亚特区也即华盛顿市。以下一般简译作华盛顿市。——译者

② 补偿金是对军人在服役期间报酬太低的补偿。——译者

③ 本书所说多少“元”，都是美元。——译者

④ “补偿金远征军”是有意套用“美国远征军”一词的，表示是从全国各地来要补偿金的退伍军人。——译者

周围加派了警察日夜巡逻；自从停战以来，总统府的大门头一回用铁链锁上了。《纽约每日新闻》报上有一条标题说：“胡佛深锁白宫中”。可是他还不止这样。街上设置了路障；总统府四周一条马路以外就封锁了交通。有一位独臂退伍军人，因为执行纠察任务，想穿过警戒线，结果被痛打一顿，捉将官里去。

回想起来，当年政府这样如临大敌，似乎是由于心慌意乱，穷于应付，这才小题大做的。这些退伍军人手无寸铁，队伍里也不让
4 过激分子参加；尽管明明在挨饿，也没有公开行乞。他们力量薄弱，似乎不能成为什么威胁。《巴尔的摩太阳报》有一位三十四岁的记者，名叫德鲁·皮尔逊，他描写那些退伍军人，说是“衣衫褴褛，筋疲力尽，神情木然，满脸愁容”。他们困守多日，越来越难以坚持了。卫生部门有一位检查员认为退伍军人住地的卫生情况“极端糟糕”。他们的临时食品供应大都靠捐助：得梅因市和新泽西州坎登市的支持者用卡车给他们运来了食物；一个同情他们的面包商每天用船运来一百个面包；另一个面包商送来了一千个馅饼；对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捐了五百元；他们自己在格里菲思体育场举行拳击比赛，又筹得二千五百元。所有这些来源都是很靠不住的。政府实际上一帮忙也没帮过。（华盛顿警察局每天给这些不速之客送了些面包、咖啡、嫩菜，一天收费六分，胡佛因之大发雷霆。）到了8月中旬，酷暑气温达到了全年的顶点，水源日枯，苦况更甚。

那时，英国外交部是把华盛顿市划归“亚热带气候地区”的。各国使节因为华盛顿气温高，湿气重，都讨厌这地方。这里，除了闹市里有少数几家戏院在广告上说有“冷气”外，别的房子都没有空气调节设备。一到夏天，华盛顿到处是凉篷，遮阳走廊，卖冰的手推车，乘凉用的躺椅和地席，而且，用官方游览指南的话来说，这里还是“一个研究昆虫的绝妙处所呢”。“远征军”一无凉篷，二无帘幕，饱尝酷暑之苦。先前他们的先头部队进入市区时，正是鲜花盛开，春

色满园时节，而今到了7月，木兰花和杜鹃花都早已凋谢，樱桃树也只剩下秃枝了，连大地似乎也变得冷酷无情。退伍军人们的样子，活象沙漠中的流浪者。闹市的店铺老板们抱怨说：“来了这么多穷小子，生意都受影响了。”说实在的，要说他们对国家有什么威胁，充其量不过如此而已。

说“远征军”危险，这是无中生有；可是说华盛顿长期以来在国际上默默无闻，一味依赖欧洲，这倒是有根据的。当时在全世界六十一个独立国家中，只有一个超级大国：英国。那米字旗昂昂然飘扬在地球四分之一的可耕地上——在欧洲、亚洲、非洲，在北美、中美、南美，在澳大利亚、大洋洲、西印度群岛。凡有日照之处，就有英国旗在，这话是不假的。大英帝国统治着四亿八千五百万臣民。人们谈到什么东西很稳固，就说“坚固如直布罗陀，”或者“牢靠如英格兰银行。”当时一英镑兑换美元四元八角六分，所以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界信用最高。那时只有少数几个不甚出名的飞行员和一个撤了职的名叫米切尔的美国将军才梦想要发挥空军的威力；至于一般人重视的还是海军，实际上也没有一条重要国际航道不在伦敦政府的控制之下。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亚丁湾、新加坡海峡和好望角，都直接由英国海军部控制。福克兰群岛的英国海军站掌握了麦哲伦海峡，甚至巴拿马运河也是在皇家加勒比海舰队的监视之下。结果是，美国就象英国的直辖殖民地一样，完全在皇家海军的保护之下。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表示，他们愿以500对1的赔偿率担保美国不受侵犯。《幸福》月刊向读者保证，“不管军舰开得有多快，飞机飞得有多快，大西洋和太平洋永远是可靠的屏障，过去如此，将来亦复如此。”该刊认为，自美国有史以来，英国海军一直称霸海上，将来还要称霸下去。

华盛顿政府的想法也是一样；美国没有大国的地位，大国的抱

负，大国应有的庞大的机构。夏天，首都沉沉欲睡恰如村野；至于其他季节，更没有人记得它了。论城市的规模，华盛顿在全国居第十四位。纽约是金融中心，国内多数重大问题都得在那里作出决定。每当要求联邦政府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曼哈顿区那些大企业的律师如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亨利·L. 史汀生、伊莱休·鲁特之流就都到京城来，给在他们羽翼之下的共和党出谋画策。柯立芝总统通常到吃午餐时就办完了一天的公事。胡佛是第一位在办公桌上安起电话机的总统，因而轰动一时。他还用了五个秘书——以前历届总统谁都没有需要一个以上的秘书的——并有一套复杂的按钮系统来唤他们。

现在的国务院大厦所在地雾谷，原是黑人贫民区。五角大楼的所在地则是当时的农业试验站，因而颇具华盛顿郊区的特色。《星期六晚邮报》说过：“就在这个全国立法中心附近，竟有大片土地还在庄稼汉手中呢。”这时政府所用的外事人员，总共还不到两千名。从白宫跨过一条马路，就到了今天大家熟悉的所谓行政大楼，有数不清的栏杆、高阁和圆柱门廊，式样粗俗，外观倒还整洁。在这么个有双重坡度的大屋顶底下，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竟能都在一起办公，岂非怪事。事实上，1929年一场大火烧了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以后，胡佛和总统府人员统统都搬进了行政大楼来，同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在一个楼里办公，也没有谁感到拥挤。那时是不讲究排场的。后来总统的军事顾问、社交秘书所在的白宫东翼，当时还没有兴建。特工处还不曾把行政大楼西路封锁起来，这是一条普通街道，平时在离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一箭之地就可以停放汽车。有时有人走访国务卿，国务卿就在大门口相迎。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也在行政大楼的同一层楼上办公。他和他唯一的副官只隔着一扇木条门。将军有事需人帮忙，只要喊一声“艾森豪威尔少校”，艾克就飞跑过来了。

《幸福》月刊有一位作者(亏得没有署真名)写道: 麦克阿瑟将军“生性腼腆、对于抛头露面的事,从心里就不乐意。”这是胡说。即使在当时,麦克阿瑟一谈到他自己,也已经用第三人称了,一边讲话,一边挥舞着他那长长的烟嘴。他还在办公桌背后竖着一面十五英尺高的红木框镜子,使自己的形象显得格外高大。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往事时说,只要麦克阿瑟感到有人对他不够尊重,就“发起脾气来,破口大骂人家好耍权术,不懂礼貌,乱出主意,出尔反尔,狂妄自大,违反宪法,神经迟钝,麻木不仁,如今世道真是见鬼,等等。”这也难怪。那时职业军人的日子确是不好过的。从下级军官逐级升到上校,只能靠年资;在三十年代初期,从上尉爬到少校,要整整熬二十二年呢。除了眼看着日历一张一张撕下来之外,再没有别的事可做了。由于闷极无聊,艾森豪威尔几乎想解甲归田;就是在这些年头,他养成了阅读斯特里和史密斯公司出版的惊险小说的习惯,天天看什么《西部双枪将》、《西部故事》、《惊心动魄的西部》、《牧牛骑士短篇小说集》之类的书。在波托马克河彼岸的迈尔堡,人们还常见小乔治·S. 佩顿^①(他从1919年起就是少校了)每到星期三、六下午四点就出来打马球。他骑着自备的马参加赛马,先后赢得了四百条奖带、二百只奖杯。这时他已经以用珍珠镶在左轮手枪柄上而远近闻名了;他还搞越野赛马、猎狐、射鸟练习,还有飞行。但是佩顿少校跟艾森豪威尔少校不一样,他是个有钱人。

要想知道四十年前美国人如何眼光短浅,只须约略看看当时的军队编制,就最说明问题了。按当时的兵员计算,美军在世界上居第十六位,居捷克斯洛伐克、土耳其、西班牙、罗马尼亚、波兰等国之后。如果月饷十七元八角五分的大兵全部满员的话,也只有十三万二千零六十九人服现役。若从纸上谈兵,他们未始不能跟南斯

^① 佩顿(1885—1945年),后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美国将军。——译者

拉夫的十三万八千九百三十四名陆军好好较量一番；但是当真两军对垒，准会一败涂地，因为麦克阿瑟手下的大部分官兵不是在做机关工作，就是在毗邻墨西哥的边境上巡逻，或是驻守着美国在海外各处的属地。参谋长手头只留三万部队，比 1776 年英王乔治派来镇压北美殖民地革命的兵力还少。

美国陆军的质量更是坏得惊人。当时军费仅仅约为今天的庞大开支的千分之二点五上下；果然，一分钱，一分货。《幸福》月刊说美军是世界上“装备最差的”军队，对此谁也没有不同意的。在紧急的关头，麦克阿瑟能够投入战场的只有：一千辆坦克（统统是过了时的），一千五百零九架飞机（其中最快的每小时只能飞二百三十四英里），以及唯一的机械化团（当年春天才在诺克斯堡编成，由骑兵开路，战马有防芥子毒气的护腿）。有一位作者报道说，美国军队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个气喘喘地咧着大嘴，穿着不合身的军服，歪歪斜斜扛着一杆老掉牙的步枪，在广大无边的国土上没完没了地走来走去。”

7 麦克阿瑟是全国唯一的四星将军，下边也没有三星将军。他是参谋长，年俸一万零四百元，在迈尔堡有一座公馆，军队里唯一的一辆高级卧车供他专用。在他的副官看来，参谋长的地位真是高不可攀；那时艾森豪威尔少校的年俸是三千元，由于替参谋长在国会里游说，他经常跑国会山；但他的长官从来不让他借用车子。坐出租车的钱也不给，因为当时整个华盛顿官场都还没有零用费这个开支项目呢。艾森豪威尔日后常说当时他要走到门口，填一张申请表，才能领到两张电车代金币，然后站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等候从普莱森特山开来的电车。

不过倒是不消久等。华盛顿电车道纵横交错，有近七百辆电车载客运行。除了冬天因为电流短路容易发生故障以外，电车性

能良好，交通阻滞的现象还是三十年后才有的。要是开小汽车上班(时速限二十二英里)，停放在办公楼前面就可以了，街边几乎总有停车的地方。当时那些汽车都是方方正正的，种类繁多，有“帕卡德”牌，“史蒂倍克”牌，“格雷厄姆”牌，“皮尔士亚罗”牌，“特拉扑兰”牌，“施图茨”牌等等。比之后来的巨型汽车厂，当时的小厂可说只是家庭工业罢了。

所有各阶层的人们，包括文职人员在内，星期六上午都照例上班。夏季的时装是：白麻布(“棕榈滩绢”)或棉布衣服，平顶宽带的硬草帽或是巴拿马帽，“软”领衬衣，薄内衣(那时暖气还是新鲜事，不是处处都有，所以薄内衣只能在热天穿)。1932年，首都的五家日报满版都是闹事新闻，却没有一件是黑人闹的。尽管首都居民有百分之二十六是黑人(在全国城市中比率最高)，可是他们却一律默然忍着痛苦，这可是奇事。有一个官方导游人员解释说，“黑皮肤的南方小子”只能当用人使唤，干干“粗活”。百货店、电影院、政府机关自助食堂都不许黑人进去。黑种工人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为司法部新楼挖地基都自带午饭，否则就得挨饿；那怕要一杯水喝，也得走上两英里路，过了第七街，才能找到一家小食店肯卖给他们。霍华德大学是一所黑人大学，可是校长先生却是一位白人。胡佛总统派船送“金星母亲”^①到法国去，指定黑人的母亲另坐一条次等的船。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广播节目是《阿莫斯和安迪》，每晚尽是演唱种族上污辱人的东西：出场人物是黑人，却由白人扮演，他们学着黑人歌手的土腔，唱得怪声怪气的。

黑人住在华盛顿西南区的雾谷和整个乔治镇里。也许由于首都其他地方当时仍然秀丽如画，那些喜欢往日风光的人还没有看中这块地方。那时华盛顿一片青葱，比现在好看得多了；市内有一个居民，就有六棵遮阳树。最富有异国情调的地区是卡洛拉马高

^① 阵亡将士的母亲。——译者

地和马萨诸塞大道，很有些富丽的宅邸，不过犹太人谁都知道那是“闲人免进”的地方。那时排斥犹太人风气之盛，不下于排斥黑人。因为还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排犹也没有惊动外交界。今天设在马萨诸塞大道的使馆区，当年坐落在第十六街，走几步就到白宫。那时大使们个个穿着条纹裤和燕尾礼服。由于主要商业区有许多地方还是鹅卵石铺的路，所以他们如果想去逛街就得小心翼翼地举步。这时，超级市场只是加利福尼亚州才有，在首都买食品要到食杂商店去，到两洋茶叶公司的红漆门面分销处去，到露天市场去，或者干脆到马路上去。在街上，人们可以听到讨赏钱的手摇风琴师的琴声，守着手推车的小贩的叫卖声，推着带轮石磨、到处向家庭主妇兜揽生意的磨剪子磨刀的吆喝声。闹市区的街头是卖花卖水果的摊摊，五彩缤纷。码头附近，有一排排卖牡蛎的，生意十分兴隆。特区市场设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即现在国家档案馆大楼所在地。农产品市场在驰名远近的 K 街，熙熙攘攘，一片叫卖鲜鱼声，还摆着一架架宰好的野兔。还有一家马具店，门前摆着一匹大木马，跟真马一样大。1932 年时，首都还有几千匹拉车干活的马，在 K 街的鹅卵石路上着实留下不少遗泽，臭气熏天，跟大市场 and 街角货摊的香味混在一起。不过，不久柏油马路这一伟大事物出现了，这种种气味便都消失了。

即使在大萧条时期，华盛顿也是游客如云的。不过他们来首都却不是坐飞机来到国家机场的（到 1970 年，这机场的来往旅客每天达两万四千名之多）。现在这块人来人往、忙乱不堪的地方，那时还沉睡在波托马克河的水底，空中旅行还是很希罕的。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所以航空公司竟能要求机上所有女招待员都由注册护士^①充当。客机通常都是三个引擎的“福特”机，入夜或天气恶劣就不飞了。这时还没有横越全国的班机；飞行的平均时速是一百五

① 注册护士是护士学校毕业并考试及格的。——译者

十五英里。有人经过多次换机，在十八小时内飞越了全国，结果他的照片就登在全国各报上了。虽然当时华盛顿有一个机场，就是位于今天的第十四街桥（当时叫作公路桥）靠近弗吉尼亚州这边的胡佛机场，但是每天只有二百五十位旅客。大多数旅客（每年一千一百万）都是坐火车来的，在联邦车站下车。这时蒸汽机车的黄金时代已经到了末期。二万辆机车喘着气穿过各地乡间（1970年只剩下二百多辆了），悠长而凄厉的汽笛声把全国的青年人搞得心绪不宁。十五岁的约翰·F·肯尼迪^①在康涅狄格州沃林福德镇的乔特中学里听到了这个声音；教授演讲术的中学老师林登·约翰逊^②在休斯敦市也听到了；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惠蒂尔市，一位名叫理查德·M·尼克松^③的大学生晚上也听到了这个声音，他不禁心里纳闷：东部地平线外的情景如何？华盛顿市又是什么样子的？

来到华盛顿的人们看到些什么呢？首先，他们要看看那火车⁹站。联邦火车站是按照首都古典派建筑规划建立起来的第一座巨型砖石结构，气象宏伟，和国会大厦一道俯瞰全城。国会大厦朝东，外观跟今天差不多；当时有一位建筑师相信市区要朝东发展，所以这样设计。那时总统权力还没有开始扩大，国会华盛顿的中心，游客（补偿金远征军也一样）首先要到国会山瞻仰一番，有的到了国会也就算数了，因为白宫不欢迎游客，首都也没有多少别的名胜好玩。当然，有林肯纪念馆，有华盛顿纪念塔（塔里新设了电梯，不过青年人总想爬爬那八百九十八级楼梯），还有植物园和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一架由西班牙航空工程师胡安设计的旋翼飞机（直升飞机的前身）不久前曾在史密孙博物馆的草坪上安然降落，博物馆因此有好几个月游客很多。喜欢看吊桥的不妨去看看阿林顿纪念桥，这是这年1月才由胡佛总统剪采启用的。此外还有寥寥

① 1961—1963年任美国总统。——译者

② 1963—1969年任美国总统。——译者

③ 1969年起任美国总统，1974年因水门事件辞职。——译者

可数的几所政府办公楼：C街的农业部大楼，第十八街的内政部旧楼，第七街的文官委员会大楼，椭圆广场边上还有宽广无比的商业部大厦，这是二十年代商业部长胡佛^①所建的美国商业圣殿，占地八英亩。

1932年的华盛顿跟现在显著不同的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许许多多引人注目的建筑，当时都还没有：没有杰斐逊纪念馆，没有海军陆战队纪念堂，也没有最高法院大楼。法官们在国会里办公，一边是参议院，一边是众议院，他们的办公室几乎就在大圆顶下面。无名战士墓和华盛顿大教堂正在兴建，圣母无原罪堂还在筹建阶段。今天的宪法大道，那时还没有，只是由B街扩建的一段路。目前的又长又宽的林荫道还只在设计之中，原地在当年夏天只是华盛顿的一处十字街广场，树木茂密，街道纵横，而且还有不少残存下来的世界大战中的临时建筑夹杂其中，一片乱糟糟的。除了商业部大厦已经落成之外，联邦三角广场上还没盖房子。据《美国地理》月刊说，安德鲁·梅隆部长和里德·斯穆特参议员特别喜欢一项四十亿元的城建规划，他们要把“宾夕法尼亚大道南边”全部盖上“雄伟建筑”，并预告同年9月胡佛总统将为一幢新邮政大楼奠基。但是此时这幢大楼和附近各大楼——劳工部的、州际贸易委员会的、司法部的、国家档案馆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国家艺术陈列馆的——都还没有动工。那时联邦调查局还没有准人参观，《宪法》和《独立宣言》等文物也没有拿出来展览。这一带一向多半是商店，这时有些仍然是商店，但个别地方正在破土动工，一些楼房产权已归财政部，也已决定要拆除另建了。

- 10 决定拆除楼房的地段中，最有趣的是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那一片地，即现在的国家艺术陈列馆、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特区网球场的所在地。在那里，1932年7月28日早晨还有一排难看的

^① 胡佛于1921—1928年任美国商业部长，1929—1933年当总统。——译者